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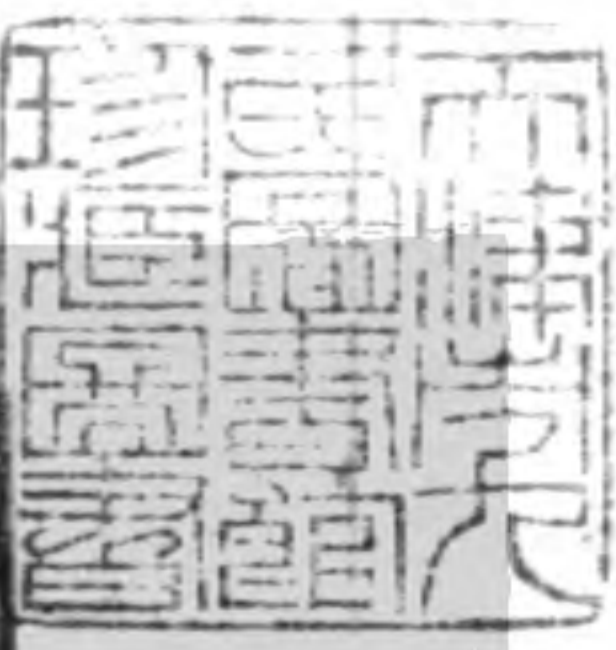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四十六

貢舉部八

對策



自西漢之世始詔有司詳求俊茂親臨策問受其條對故嘗特

之論以晁董為稱首焉其後羈孤並進賢能間出彬：儒雅見

稱前史得人之盛借乎三代觀其奮法智慮講求理道仰稽於

前訓俯流乎嘉話信魁偉博達之士哉唐室全盛豪傑迭舊亦

常當戶牖之法坐躬行具而前帝故其謹言輿論有可尚焉若

乃授經義以片特病貢忠規而箴王闕吐發憤懣宣尊雅闕誠

哲王之所樂聞者焉

漢晁錯為太子家令孝文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帝

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

七施及方外七施延也音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

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聽比善勗力以冀天子

比音頽是以大禹能忘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

從從音子容切從胃禍亂之跡跡也一日亂為作亂者從冒合

人妄非也後並建豪英以為官師音所或類切為諫爭輔佐天子

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

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

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

卿及主郡吏各師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体通於人事

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輔朕之不逮二三大臣

之行當此三道事直言也朕甚加之故登大夫子朝親諭朕

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求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

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

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

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閑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

執事烏辱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晁錯對曰平陽侯陳密

曹密參汝陰侯臣寬子也嬰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公孫

昆邪也昆讀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

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廣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力牧

也佐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字而為五伯長金陸

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謙

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

德賢佐皆有司之所覽於版歲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后世為

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密等迺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

求賢之意錯少茅臣云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

大体愚臣竊以古之五帝五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

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正法宮路寢也動靜上配天下順

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忘不復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地有根者皆

戴之也著音直踏切燭以光明亡編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

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凝如

膏五穀熟後孽城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農龍至

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天地治國大体之功也

詔策曰通於人事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

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

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

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

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

然後為之取人於以也內怨其人情之所惡不以疆人情之所

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繫之若父母從之若流

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各位不失施其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

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

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

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

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

為方正之士矣其法立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此

與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

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

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言顧能也若今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

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  
孝而害國者也故辜大者罰重辜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  
死而不怨者知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如此可謂平正之吏矣  
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逆而復之不以傷  
國救主之失補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讀曰之行外亡騫汚之  
名事君若此可謂極諫直言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安天下  
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奉天下之賢主與五伯焉此身  
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  
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万万於五伯而賜愚臣  
策曰輔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  
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皇  
行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進者何

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共並者六國六國者臣  
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疆夫國富疆而  
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  
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諛賦官室過  
度者慈士極音讀民力罷盡賦歛不節罷讀矜奮自賢群臣恐  
諛驕盜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  
惜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  
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  
制秦始皇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  
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  
內咸恣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音讀絕祀亡  
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

地覆露萬民惡陰也露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

末除苛解音如煩繞地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辜人亡婦非謗不

台鑄錢者除非讀通關去塞不尊諸侯接之以禮不賓禮長老

愛恤少孤羣人有期罪人各以輕重不逃亡有年後官出嫁尊

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永進方正廢退姦邪除

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郡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

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人

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

不德愚民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

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

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

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

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

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

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襄邊境未安其所以然

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俯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

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

不望清光之臣竊恐神明之遺言天子聖神曰損一曰歲

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

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感山茅之愚臣言惟陛下財擇時

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

董仲舒廣川人孝景時為博士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

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對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

抱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万事之統猶

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潔博習之  
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褻然為舉首褻然盛服貌也  
授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  
王之道改制禮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  
於詔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箎絃之聲未襄而大道微  
跌陵夷至辱梁紂之行王道大壞夫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  
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曰  
以什城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  
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棄而後息與焉厚凡所為爵：夙  
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  
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  
理伊欲風流而刑令行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飾

而膏露降百穀登德閩四海澤臻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  
祐享神鬼之靈德澤洋溢施序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聖  
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喻朕  
科別其條勿猥勿并積一也并合也款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  
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  
害予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  
音下明詔永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臣謹按春秋之  
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  
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  
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  
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於扶持而全安之事在疆  
勉而已矣疆音其兩切疆勉學問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



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還讀曰旋

詩曰夙夜匪解茂哉茂哉皆疆勉之謂也道者所錄適於治之

路也從也適性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命子孫

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

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

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

民俗也其變民也其他人也著著明也考音竹節切鼓

移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

之聲未襄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

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

政亂國危者甚衆所在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繇讀其是

以政曰以什城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

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

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

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

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特諄繆失其統也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

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

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室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

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秦德之效也秦古

及至後世行佚棄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皆畔殘賊良民以爭

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

畜於上畜讀曰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繆而妖孽生矣孽孽古庚字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

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德行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治者之所鑄綏之斯傑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永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次王：次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陰為德陽為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而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

卒亦陽名歲尚

德不高刑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其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急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之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責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犯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而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聖德而皆侏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  
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  
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  
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  
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  
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  
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  
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致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  
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  
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  
之教化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而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  
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

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顛爲自

恣苟簡之治荀謂荀子權利也簡謂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

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蠹頽抵肩殊扞扞完

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

可污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也雖欲治之之亡可奈何

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其亡益也

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便張之乃可鼓也當更張而不

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而不

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

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

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

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神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槿拱而為天下大平周文王至於日昃吳其不假食而守內亦治天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太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琢謂彫刻為文也音篆又曰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徵惡成康不式式用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為厚厚讀朕夙寤晨興惟前代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才今朕

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悌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庶耻賢不肖渾散未得其直故詳延特起之士庶幾乎天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率於文

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其各悉對善于篇母略切磋商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舜命未以位為榮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合萬民得其且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子丹朱而歸舜知不可避辟讀乃即天子

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  
美矣又盡善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

百姓伯夷大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

逃亡入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

順天理物師用聖賢是以闕天太顛散且生等亦

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

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

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錄此

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

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

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而所先制者改正朔易

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

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闕

美不待刻琢此亡異于蓬蒿黨人不學而自知也人項然則常

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

少則習之學者則財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

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

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以教化之漸而仁誼

之流非獨傷飢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高之法行歸非之

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貪狼爲俗貪性皆貪故謂非有文德以教訓

於下誅名而不察實爲善矣不必勉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

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

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惜酷之吏惜痛也音賦缺亡度竭

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

相望而致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尊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取此之謂也今陛下並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  
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即康居殊  
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大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  
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  
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  
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  
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以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  
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  
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古先大孝大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  
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  
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老問以盡

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  
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王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  
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百虐姓其效爲市貧窮孤弱寃苦失  
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克塞群生寡遂黎民  
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更二  
千石子弟選郎更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  
稱職爲差非謂積日齋久也故小材雖齋日不離於小官賢材  
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  
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質亂賢不肖渾  
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  
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貴賢者有賞  
所貴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

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受官錄德而定位則庶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學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學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其聽若眩其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也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志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孳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德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有者其性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復包溷而無所殊見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尊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錄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恠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也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

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此以言天之一端也古者應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以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今民世廢而不脩立以化民以故棄行義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方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書之天令之所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朴之謂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事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之則有父子兄弟之親出則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趨相過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繫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

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貴於物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加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戒寢明寢昌之道朕虛心以改臣聞之衆以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畫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悼懼者也



徙如景鄉之應形声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億伏惡日  
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  
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  
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  
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立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  
之道道者萬世亡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  
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  
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以揀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揀古故孔  
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胡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  
盡猶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  
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  
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

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不言所損  
者益是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  
不變是以禹繼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揀弊之政也  
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  
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文之致用夏之忠者陛下  
有明德嘉道愍世俗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  
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是太平之道也  
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庶能勿失爾若乃論政事  
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位任非  
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  
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太治上下和睦習俗美  
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更亡奸邪民止盜賊因園空虛德潤草

亦澤被四海鳳凰未集麒麟未將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速也安於繆緝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以受太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于力動於末是以受太者不能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驚、若不足也驚讀其整同救整塔衆恣恣之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人資之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伯楚民民日削月朘朘音植謂轉秦歟也宣音宣歟音子六切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而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

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惟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童無草木也涸水竭也麟鳳在郊藪龜龍游于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第北從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政行喙息咸得其宜行政有足而行者也政音收喙音許穢力切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乎有聲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及焉禹湯水旱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勉變化命之符廢興何始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予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

正而愚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  
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  
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  
無用之器即賦歛省不奪民時不防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  
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言有次第也遠音七  
旬切其字從延延罰當罪則姦邪止賞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  
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恚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  
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  
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  
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  
章服而民犯不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此則應今  
人主和德於上而百姓合和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

刑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  
五穀登畜六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  
形和而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  
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居莫不悅  
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至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  
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  
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生殺之柄通壅塞  
之塗權重之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  
凡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此得其要則天  
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  
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  
也若湯之早則桀之餘孽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王積德以

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大地  
理人事之紀臣弘愚贛不足以奉天對為第一問特對者百餘  
人大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  
拜為博士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  
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  
為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  
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民間聞  
周公且治天下昔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所志書  
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  
公賢其乞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恍然見  
治道之可以然也大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也者及其教訓  
服習之馴順也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從人臣聞揉曲木者不

累日

揉謂矯而正之也

銷金石者

不累月夫人之利害好惡

豈比禽獸

木石之累哉

好音呼到切

昔年而變臣弘尚切違之

帝異其言

冊府元龜卷之四百四十六

卷數之為六百四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四十七

貢舉部

對策第二

漢谷永字子雲為太常丞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  
 縱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求待詔公  
 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脩正問納公  
 卿飭異教同又不明詔師舉直言師謂公卿守相皆令舉燕見  
 細澤以永者細讀曰抽細繹也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  
 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  
 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樂游田按讀共  
 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教  
 各象過失以類告人十二月朔戊申日食發女之分地震蕭牆

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陛寧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  
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奉錯諸失中其妻古夙內竈大  
盛女不尊道嫉妬專上防繼嗣其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大夫  
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感亂陰陽  
昔褒姒用國宗尚以喪間妻驕扇曰以不感此其效也經曰皇  
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  
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內方之治亂  
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  
下放去滛溺之樂罷倡優之美夫古切絕却不享之義歸慎節游  
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行無捲安政服若性經  
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於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  
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致慎

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楚莊王得丹姬

三月不聽朝保甲見忍絕不復見乃勤政事遂為盟主也又曰

丹姬楚大夫王之子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谷永谷

水集丹字作夏是也今此傳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魯

作丹轉寫誤耳伯讀曰霸於齊女社稷以傾誠脩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能嫉妬

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間之亂賊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

廣繼嗣之統息白革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則勿異政事日共讀

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

自述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箠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

靡有過事誠救正左在齊粟之臣載金貂之飭執常伯之職者

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仁謹孚無教戲驕恣之過則

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無左右未有左

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賢人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  
以誠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  
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  
銷俊艾日隆日艾讀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  
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  
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  
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大夫呼而海內難折者刑  
罰深酷更行殘賊也夫遠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  
之吏誠故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無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  
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  
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奇暴之  
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水災民無離之心經曰懷保

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  
以遣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消福降忽然  
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覓若  
不共御六罰既浸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  
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  
廣謀又不用其言是猶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  
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留神對奏天子與焉永對  
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至聰書陳於  
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皆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  
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未殺災害滿譖誣天未殺  
掃滅也滿譖欺罔也殺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  
先局切譖未宣切殺漆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

梓欽字子夏成帝時爲大將軍王鳳武庫令乞骸骨去後有日  
食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上

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心求天心

迹得失也觀得天之迹也臣欽愚蒙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

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

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

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承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

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也人外

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道理

之節殆爲後宮何以言之曰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上也土者

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

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

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其民爭業然利可均後布而

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大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

夫天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行也爲故公儀子相

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姬葵愠而拔其葵曰

吾以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厚紅讀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

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

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

誦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赫、師尹民俱爾

瞻爾好誼則民鄉人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

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

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  
夫皇、求財利常恐之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義常恐不



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致乘者君子之位也負樞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從夫仲舒對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下教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公孫弘蓄川人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謝曰前已嘗

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則至高宗遭雉雉之戒飭也正事享百年之壽殷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惑何槌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妻仰女寵防奢大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饗膳政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彈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墮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總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已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恭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臆言不足

悉其夏上盡在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封策此殿在策曰天地之

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術何先取人之術

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

身不信不身萬物不生者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

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

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行六經之所上也孝則

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戰陣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

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

於官職達官甚所奉富觀其所予窮其所不為之觀其所不取

近觀其所為遠觀其主故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

安而人焉瘦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禮尚質周因於殷尚文

今漢家承周秦之弊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惡

紫奪朱也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道指不

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稠意

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于一人則繼

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夫匹婦之說不可勝

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

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杜鄴為涼州刺史以病免哀帝元壽元年正月胡帝以皇后父

孔鄉侯傳晏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

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常育舉鄴方正鄴

對曰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

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

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

尊：者謙卑天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

國陰故孔明三從之義雖有父母之德必繫于子春秋不書紀

侯之母陰義殺也隱三年紀侯使履緌未逆女公羊傳曰婚禮

滅降也音昔鄭伯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

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屬又以外孫為孝

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掩掩同晝昏冬雪之變不可勝載

竊見陛下行不徧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

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等傳相驚恐素春

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於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

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悔初登于天後

為天子言以善聞於天也後入于地者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

傷賢害仁倭惡在朝必以惡終入于地者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

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震言者當安靜而今乃

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

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四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六百四十八

貢舉部 一十

對策第三

晉郤詵濟陰人博學多材州郡禮命並不應忝始中詔天下舉  
賢良直言之士濟陰大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天上以德撫  
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滋繁文質之變其理何  
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  
因革之宜又何殊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  
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返也豈霸德之淺歟  
可致欺且夷吾之智而功止于霸何哉夫昔人之爲  
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  
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此七載而人未服訓正

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速也雖明之弗及猶思其群賢慮之將何  
以辯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黨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害災屢  
作邊氓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  
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  
無隱將敬德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望意于博采  
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切有自疑  
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僥倖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  
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  
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  
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雖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  
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  
之化禮樂五霸之典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

可以小安墮之則遠之陵遲所由之路故所補之功不俾也而  
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于小器功正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  
刑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術而嚮茲臣以爲莫大於擇  
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  
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  
臣切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  
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  
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  
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以  
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  
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調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  
用或姦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真正真則信謙謙信讓則

摯賢推賢不伐相下無僭主聽用察德之所趨也故能使之靜  
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  
智咸慕名宦莫不失正於外裁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  
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  
止之故亡國失正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  
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預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預爲  
隆替故寒暑漸于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  
邪門啓夫朝廷不貴賢正路塞夫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  
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  
亦有罰故古也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矣士者  
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疆其所不知也而罰其所不  
適深其薄過非恣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其責之矣

施行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  
物之宗其急之也故寧濫以保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  
之悠悠者各自取辯耳故才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  
私則汙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  
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切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兒出檻不知誰  
可咎者網陋吞舟何以遇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  
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者之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  
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常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  
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  
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人矣而官得其人  
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  
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耻以近禮此所以建不

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青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華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而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君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赴以功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頻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于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隋職而不勸百姓

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

摯虞京兆長安人才學通博郡檄主簿舉賢良共夏侯湛等十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宛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頃日蝕正陽水旱爲災將何所備以变大青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若者皆何事

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申叙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見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休本以末正

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  
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于此則物理於彼人和于下則災消於  
上其有日月之青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  
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弊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  
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  
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  
兆者乎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  
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  
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  
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天勵不戒  
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非人事所  
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

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其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  
惑惟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筆門不逮  
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咨至門擢為  
太子舍人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察孝廉為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  
青屢見百姓饑饉詔王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士方正直言  
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  
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衍弥于千載朕應踐洪  
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霄興陽厲未燭厥猷  
大夫韜讀道術儼然而進朕甚焉嘉其各志乃心以聞喻朕志  
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  
聖人誠能王道至深所以化行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



置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群生澤被區宇声施無窮而典垂  
百代故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  
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今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  
邪枉之路斯誠群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  
不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  
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性也禮  
以睦德樂以詠功樂本於和而禮師於敬矣又問戎蠻獯夏對  
曰戎蠻獯夏侵敗王畧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  
書歎蠻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  
是邊守遂息障塞不設而令醜虜內居於百姓雜處邊吏擾習  
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才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蹈  
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預策其不制者因

其理也是以群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則牧守不反此非  
胡虜之甚勁盖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  
德不聞以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敗傷農衆集則費積農  
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  
役其材臣以甘心因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  
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饑狼之口及其以  
衆制寡今因奴遠迹收功祗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以過大半  
矣夫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  
振豎宣死之時趙克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羗皆兵不血刃推  
抑強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  
問答征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脩政以禦之思  
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  
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之  
務對曰夫主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耻  
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耻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濫於  
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久而定功化洽  
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  
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耻之於政猶樹莠之有豐壤  
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由然茂矣若廉耻不存而惟刑是則  
風俗凋弊人惟錐力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夫其  
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稂野早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  
以享德長乂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  
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也德又濟九功何路而臻

于茲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  
熙庶績者莫先于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  
職則萬機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代天理物  
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  
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斲削易而才不病繩墨設則曲直  
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  
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必由公  
途明量度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己  
南面而化于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其所賢之信也方今  
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惟明主之所趨舍若開四聰  
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群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  
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神與邵詵及東平王康

得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武帝乃更延群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旨答所問未盡予大天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連年有水旱災青雖戰戰競：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循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宵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宜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限所故虛心思聞事實物務華辭莫有所諱也和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卹黎蒸將濟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又以輔至化誠堯舜之用心也臣根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爲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

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今時朝見又召馮衛二裁異穴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傳內和親戚外絕邪謀奏莽令后元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遺背大義其罷歸田里

李固漢中人辟司空掾不就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洪業無以承順乾坤協和陰陽災青屢見咎徵仍彰群公卿士將何以正輔朕之不逮奉答災異災異不空故必有所應其各舉敦朴士一人直言厥咎靡有所諱衛尉賈建舉固對曰臣愚以爲天不言以災異爲遣告政之治亂主之得失皆上帝所伺而應以災祥者也王者父天母地體其山川今日蝕地動山摧晝晦主將安立物將安寄昔江京之姦禍及骨肉至今陛下幽廢親履艱難天誘其衷陛下龍

興海內莫不忻悅實有沛然改畜抑退權臣詢求善政以順天  
意夜而得之坐而待旦今則不然政令紛紜以復放蹈前軌矣  
臣伏在草澤痛心疾首誠以陛下聖德應期實當嘉會反衰弊  
之政弘中興之美其功甚易譬猶指掌臣聞善罰不如善政善  
賞不如善教善教之道宜從內起昔周宣孝文中興之主也皆  
改革服沛然易規乃能移風易俗反之古今封阿母恩賞泰過  
常侍近臣威權泰重臣案書災異之發亦以爲然今宜斥退  
邪佞授之四裔引納方直令在左右陛下親發德音以招群俊  
臨御座見公卿言有稱意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旌中善則陛  
日有所聞忠臣日有所獻君臣相體上下交泰阿保難有大功  
勤勞之恩可賜以貨賄傳之子孫列土分爵實非天意漢興已  
未賢君相繼豈無阿乳之養非不寵貴之然上畏天威俯察經

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梁氏子弟群從徵爲列侯未平建初故  
事大不如此后妃之家所以少有全存者非天性皆然但坐權  
寵大過天道惡盈也天有北斗所以斟酌元氣帝有尚書所以  
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以安萬機不治則天下以亂今  
陛下共治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  
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危則同其禍由是觀之權柄不可不  
慎號令不可不詳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堤防堤防完雖遭  
雨水霖滂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整遭凶年不足爲憂誠令堤防  
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知馳騫不能復還今堤  
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  
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  
臣以爲堅堤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

變不足介意也誠令堤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  
固可以憂矣臣父故司徒臣卻受先帝厚恩子孫不敢自此於  
餘隸故敢依圖書悉心以對不敢虛造詔又特問當世之故為  
政所宜同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弟姊妹月  
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摧震為災斯皆關之  
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道有得有命  
命爵命也言有德今之進者唯財其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  
者通可如爵命也今之進者唯財其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  
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声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  
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濃厚之風不宜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  
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  
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至  
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技自困殆殆危龍興即仕天下喁

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  
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億實以漢興以來  
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  
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  
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  
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  
萬安之福夫后妃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  
尊顯專摠權柄天道惡盈不自知損故自願仆先帝寵遇閭氏  
位號大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也其退速也謂  
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曰公羊傳  
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曰公羊傳  
其大夫何也以不名朱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  
娶大夫何也以不名朱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  
道故純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  
房者皇在所居以椒泥塗也椒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

從榮顯燕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莫及諸  
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歸國家豈不休手政又詔書  
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  
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  
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于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  
沒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永郎武館彌公王光明帝不  
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  
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  
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  
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  
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之喉舌尚書  
亦為陛下喉舌為天理在斗中司三公如人喉在咽三君命喻於

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  
理則宜如人喉在咽以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  
成則也法也天皇對元氣陳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  
則也法也天皇對元氣陳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  
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青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  
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  
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三千石外  
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而樹本  
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薄辭  
動也豐應也表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  
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外者也猶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  
利競轄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  
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失  
得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

勝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官去其權  
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  
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  
言憐邾臣死順帝覽衆對以固對爲第一多所納用即時出阿  
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馬融扶風人陽加二年與李固同對策融對曰臣聞立天之道  
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  
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月以厚群生帝  
王之法天地設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調澍嘉生繁殖天  
失其度則咎徵並至饑饉荐臻合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  
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有恣嗟之怨

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  
度以殺戮威刑爲能咸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也之曰  
大急其毀之也曰大緩太急致寒太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  
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複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謗舉鈞同寒  
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和矣好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  
就以身以先之不嚴以控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爲善之必利  
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鴻範八政以食爲首周  
禮九職以農爲本民失耕桑饑寒並致盜賊之源所由起者古  
之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  
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贍而人足量其才用爲制度故  
之禮儉則婚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夫不奪  
則農不失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舍此而爲非

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土樂業盜賊消害不起矣張衡爲太史令陽嘉二年與李固對策同衡對曰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木開金滕而友風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稱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曰監在茲間者京都地震雷赫怒天動靜無常變政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有餘力學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則必有闕則遺選舉孝廉之至矣且郡國守相剖符寧境爲一太臣一旦

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選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事民爲百姓取便而以少過免之是爲奪人父母使嗟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秘密振暴於外貨賂多行人事流通於真僞渾淆昏亂清朝此爲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速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廂過况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于上震裂著于下天誠詳矣可爲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既見矣脩政恐懼則禍轉爲福矣

周舉爲尚書陽嘉三年河南三輔大旱詔書以舉才學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寐思協大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群司素餐擬非其位也所貶黜之變復徵厥效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



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得堯舜之政循七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傷和道亂斷絕人倫之所致非但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娶女閑之至有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城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尅己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弥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後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

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鱉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寔猶緣木求魚却行希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者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惑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皇甫規安定人爲郡功曹舉上計掾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紀綱四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譴是聞又因緣嬖受倖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切聽風聲未聞國家

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体兼乾坤聰哲純茂攝  
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  
地震之後霧氣日濁日月不光旱魃爲害大賊從  
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  
者亟便黜遣披掃內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恙以  
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召之位爲社稷之鎮  
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脩謙節輔儒  
不急之務割減廩茅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  
舟者也將軍兄弟操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  
也如其意施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  
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  
邪声口出謠言甘心逸遊昌造不義亦宜貶斥以徵不軌今冀

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素餐尚書忘職有司依違莫  
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譖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  
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  
怖懼失守信不盡心梁冀忘其利己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  
免

歸後爲度遼將軍元康元年徵爲尚書其夏日蝕詔公卿舉賢  
良方正不問得失歸後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  
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  
再誅外臣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  
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  
切趙典尹勲正真多怨流放家門李應王暢孔翊繁  
無宰相之階至於鈞心黨之舉事起無端霍賢傷善

今興改善政易於履干而群臣杜口鑿畏前害牙相瞻顧莫肯  
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審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  
之不肖

荀爽字慈明一名譚穎人延熹九年大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  
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  
火故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  
者用其精在地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  
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  
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  
也今之公卿及二年十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  
孝道而克德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  
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

闔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群寮皆政教所  
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  
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肯死忘主者衆矣曾  
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  
也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以爲民亦歸  
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

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  
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  
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  
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  
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

二女於僞納嬪于虞降者也下嬪者婦  
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  
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  
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于諸侯也今  
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  
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  
觀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  
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雉者鳴鵠鳩能順  
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  
根茅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  
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

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  
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禮咸備各以其叙者矣昔者聖  
人見天地之中而謂之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正禍亂之  
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  
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  
一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  
陰休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  
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  
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  
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  
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迹適屢孰云其愚何  
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

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  
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  
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嘗幸御者  
出使成好合一日通志曠和陰陽二日省財用實府  
禮制綏眉壽四日配陽施祈僉斯五日寬役賦安黎  
家之弘利大人之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  
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  
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其名不可以假人  
治民莫善於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  
庭非有傷害困于人物而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  
同也今臣賡君服下食土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

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歟善  
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  
新都侯莽退伏弟家詔以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  
猶受封土董去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傳  
也間未旬月則有詔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  
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謂緣私思  
為一國之君耳非有功而侯也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不  
賢其不肖皆親近在位或典兵衛或將軍也寵意並於一家積貴之勢也  
所希聞也至坦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  
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掩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疑  
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  
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隄正友在是也尤過款今

聖躬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衆如此殆不在它由  
後視前忿邑非之建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疏  
賤獨徧見疑內亦有此類言天子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徧見類  
謂後宮嬖幸非理寵遇亦有天變不空保佑世主如此之至柰  
如傳遷鄭業等妄受恩賞者謂傍觀而見之也疑內亦有此類  
何不應右讀曰祐應謂臣聞野雉著恠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  
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嚴下心厭音  
一瞻則黎庶群生無不悅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祿福何  
嫌不報

後漢中屠剛扶風茂陵人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朝多猜忌  
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旋不得交官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  
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恚怒邪亂正故陰陽交錯此天  
所以遣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

者也今朝廷不考功德校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  
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零斬傷忠臣情之挫士之  
銳始平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  
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  
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  
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姪免繼繼即位以來至親分  
離外戚杜隔息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美賢猶接姻親歲疏  
相錯杜塞間隙誠以所安宗廟重社稷今馮得無罪久廢不錄  
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  
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孰不嫌是以無賢愚莫不爲恚姦臣賊子  
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傳非古之周公周公至  
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

守封於魯以義割魯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其宗黨推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城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位以此思化則何功不至不思其危則何禍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執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振人主者不全今承棄亂之後繼重弊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則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群輩且以萬數軍行家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頒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遠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尊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

彛倫攸叙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微不應而淫亢爲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申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執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災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陰陽隔井水旱爲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不叙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養靜人勸奮務公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著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其善：進則不善退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爲第一轉中書郎

華譚廣陵人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太康中徐州刺史稽  
紹舉譚秀才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  
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此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民故謀夫  
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  
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  
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品穴垂光隱  
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臯陶見舉不  
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惟幄清風翔乎  
無外戎旗南指汚漢席捲干戈西征羗蠻慕化誠開四門之秋  
興禮教目也故髦俊聞聲而響起殊才望儉而雲集虛高館  
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應響杜倭諂  
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清六合是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

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  
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陳而畜未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  
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陰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  
心之而吳人趙壯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  
難安易動手今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離  
英雄鼎峙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  
籌安樂順軌陛下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  
初附未改其化非爲蜀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  
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  
闔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物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歛將順  
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爲人臣者也又策曰臣聞人稱如有王者  
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羗氏驕黠



將脩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  
以可消鋒刃爲田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  
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人統綏盪無外萬國順軌  
海內晏然雖復被髮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  
武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儉從爲寇雖有大  
德又須武備二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誠無爲罷  
武庫之常戒鑠鋒刃爲農器自可倒載干戈苞以獸皮將師之  
上使爲諸侯於散樂休風木爲黍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  
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今天下太  
平四方無事百姓康德將就無爲而又至於律令應有所損益  
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教或干戈  
以功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誠風

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政夫以堯盛之盛而猶設  
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  
達禮樂交通凡人脩行惓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  
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  
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  
大統始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群卓越之倫  
將時無其人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  
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  
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敗政  
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統之  
廣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雋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必明月之  
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太平之

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  
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  
狩必有呂公之遇霄夢必有巖穴之感賢雋之出可企踵而待也  
瞻紀字思遠出以方直知名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  
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然夏人尚忠之弊  
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脩焉敬之弊也勉救勉若莫文周  
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  
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  
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  
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將太古之化有何異道  
瞻對曰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遵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  
傳於後然而俗變事弊得不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

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辨等差而流道者歸薄  
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  
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羲皇簡朴無爲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  
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躋承天  
順特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耒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久  
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大和可致也  
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  
辟雍所以班禮教大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  
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民遺作居爲  
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崇  
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  
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大廟以

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  
辨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社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  
貌則曰大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  
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如壁則曰壁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  
是以蔡邕謂之一物又問燕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既集而  
多士隆周故書稱明之歌易貴金蘭之美化長世所以廢興  
有邦所以崇贊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昭世理  
無世不對而事千載常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  
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  
八益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忝武丁擢傅岳之徒周文  
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勳百代先  
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材野無伐檀之詠是

以化厚物感神祇未應翔鳳飄：甘露豐墜醴泉吐液朱草自  
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  
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包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  
譯入貢頌聲穆：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塗已闔而教學之務  
未廣是以進競之志常銳而務學之心不脩若闔四門以延造  
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寮置之群司  
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時英往代明良未應金闕  
復存也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也歎清  
問而時敬緝熙姦究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宗三辟之文暴秦加  
族誅之律淫刑淪胥震盪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  
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尅之中將何立而可  
族誅之法足爲永制其不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

害作利害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勇力而貴  
仁義則疆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忝非惟泉刑緝  
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速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  
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叔世道衰既興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  
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政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  
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特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惡反本漸  
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  
除族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  
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夫數不得不  
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

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  
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致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  
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  
靜而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資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金  
水之明內鑿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  
容之性也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  
以之爲政則黃羲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  
唐虞密皇人之闕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  
往而莫反豈大樸之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對  
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人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  
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爲信人知所守  
大道既離智慧擾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

夏殷繁帝者之法皆興廢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永康初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登祭酒位終驃騎將軍散騎常侍

北齊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爲潁州長史天保四年梁州表舉遜爲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升車紀號孝謙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書肯方之義著於義易往帝前王匪惟一璽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冇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情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劔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締墨索隄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

聖之期茲爲昌噲然白水德不競函谷封泥夫馬息歌苞茅絕貢我太祖寶鷄之瑞握鳳凰之書體一德以端朝屈三分而事王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既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

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馬多驥北將異山西涼風至自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喬已蜀而掃嶠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代夫同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良子六郡家畜銳須時裘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昂楚攻鉅鹿枉矢霄流况我威靈能無協贊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

許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  
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存便欲按明  
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徃列升中告禋臣用有疑  
又問求才審官孝謙對曰臣聞彫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丹  
玉馬終無水陸之功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三復何足取  
是以堯作虞賓遂金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  
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  
妖魏用三公乃致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遜之  
典賓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  
言耻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  
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尅廣洪業禹之神宗舜格太祖陛下受  
天明之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

辰而有職漢家鳳輦用紀年魏氏青龍蓋將改號上膺神列宿  
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脩德曰新廟昇  
歌鍾王勲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  
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  
亦天授其之爲治何欲不從未必稽首大師方聞收馬之術膝  
行上山乃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強不息一夜觀書又  
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舍弘高  
懸王爵唯能是其管庫菲遺漁豈畢錄無令桓譚非議官止於  
郡丞趙一負才溘死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粮仕漢  
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白星圻而還欽詩稱多士易載群龍  
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道兩教孝謙對曰臣聞天道性命  
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永難爲稱謂伯陽道德也論莊周道

遙之昔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尺九  
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王喬得仙劍飛天  
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永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  
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莫過其貞徐福而不歸藥大往而無  
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返還  
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林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沒  
有餘責王克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末葉已未大存佛教寫經  
西土畫像南宮混池地黑以爲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  
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  
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王燔軀波論灑血  
假未能然猶當尅念寧有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還同  
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

明命屈己濟民山鬼效靈海神率職湘中石燕沐時雨而群飛  
臺上銅鳥愬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高漢宅咸陽魂  
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如眷言遙遊幸且勞經畧猶復降情  
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  
由感君德上天賜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制書未見三世  
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特而公革左道怪道民亦  
何疑於沙汰又問刑罰寬猛孝謙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勅  
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受自末葉法令稍滋秦暴  
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  
隨意周官三典弃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遠之如覆手遂使長平  
獄氣得酒而如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桂壁有善而莫  
尊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

迷不尋其本鍾繇王郎追恣張倉祖納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  
屍起偃在復內刑致治興邦無闕周禮伏惟陛下時且坐朝留  
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絕東南白  
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夫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  
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先務禮樂如有未從  
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  
歸士會晉盜未奔奔舉臯陶不仁自速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  
官龔遠文翁繼爲郡守科簡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江  
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合牙蒼鷹垂翅楚王  
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冤囚自然蒙理復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  
化有截之內皆昭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又問禍福報  
應孝謙對曰臣聞五方易辯尚待指百世可知猶須吹律天

道秘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性乘查至於河漢唯觀牽  
牛假寐遊於上玄逢霍太造化之理既寂寞而無傳報止應之  
來問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道勾芒錫年號公涼德尊收降禍  
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尼於陳蔡  
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聞性命之理子胥無君馬遷  
附不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律見親濯船得幸從此而言  
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  
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蝕晉  
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爲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  
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賁思若有神  
占對失圖伏深悚懼尚書擢第以遜爲當時第一八年詔尚書  
開東西二省官選所司策問遜爲當時第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四十九

貢舉部

對策第四

唐元丰千晉州臨汾人上元初應八科舉授武陟尉又應嶽牧  
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州舉人親問曰兵書所言天陣地陣人  
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而進曰臣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  
星宿孤虛地陣山河向背人陣備位彌縫以臣愚見謂不然矣  
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時也兵在食且耕且戰  
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足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  
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甚嗟賞之及對策  
擢爲上第

白居易貞元中擢進士第書判拔萃爲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

年應才識兼茂明於体用科制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在人競  
競業、承天順也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謹直以聞其過故  
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經特濟俗率由  
于茲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已之  
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伏朕所以歎息鬱悼思  
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恣体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  
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懽然相與予大夫得不勉思  
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  
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于下外中于天周  
漢以還莫斯爲盛自禍皆漏壞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  
農戰非古衣食罕諸念茲疲疇遂幸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  
恋本之心峻擢酷之科而下有重歛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  
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  
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  
令精求古人之意啓迪采按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  
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  
元優游於儒學盛業業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兩途取捨  
未獲所從餘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孰究其旨屬之于篇與  
自朕躬無悼後言居易對曰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爲  
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載  
萬人大理四海大和而賈非不見之所以過者言以爲詞不切  
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于理至理也是以雖盛  
特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  
忠君不失聖書之史冊以爲美譚然臣觀自茲已未天下之理

未曾有髡髮於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髡髮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聖明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謹不逮於賈誼乎不然可謂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而念漢之極諫而徵之病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己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論臣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然于重誠此貢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伐臣之才誠劣於古人輒于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敢言之臣出言無裨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伏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而念救疲氓之方辨懲往戒來之宜審推息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此實萬

葉之福也豈唯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病之作因有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為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身觀之功既成而太宗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代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咸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已降政教寢微寇既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生於兵寇相仍迫五十載財徃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日峻管榷之法而歲計不克日削日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

也者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于稅重稅重而由于軍興  
軍興由于寇生寇生由于政缺然則未脩政教而望寇戎之銷  
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望征徭  
之首未肯征徭而望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所必  
然雖常人足可致勢有所不可雖至哲不能爲伏惟陛下將欲  
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兵革先  
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脩政教何者若政教脩則下無詐  
僞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境無興廢攻守之役  
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馳運飛輓之費而征徭所由  
省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息之憂而黎庶所由安矣臣切觀  
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追今天下之  
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追之心則政教

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  
犷鷙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過而自銷歸命則天下已  
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日減疲疝可日安富庶可日  
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刑因其  
廉讓而示之以禮則禮易行夫乘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  
達矣舉斯方面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難懲既往之  
失莫先於誠不明則政不脩戒將來之虞莫大於寇不銷而兵  
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至若齊行寓令之  
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七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  
者且今萬人一統四海一家無隣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秋也  
雖欲寓令將何所寓邪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士可疏  
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將何所推邪但陛下嗣身觀之

功弘開元之理必將光二宗而福萬葉矣何區：齊漢之法而足爲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古今之所宜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見天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謂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大小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專之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悉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重爲陛下別啓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爲之道乎臣聞無爲而理者其爵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脩己勞於求

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百揆內勤萬樞吳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非大有爲者乎終則安於恭已逸於得賢明刑至於無刑明賞至於無賞百職不戒無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梳立乎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真無爲者乎故臣以爲無爲者非無所爲也必先有爲而後至於無爲也老子曰無爲而無不爲而委之也非所專而專之也宜臣請以君臣之道臣之臣聞上下異宜君臣殊無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衆万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聽所能徧察一明所能周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效能而周武總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宣其功而漢高兼其用而取天下三君者不能爲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

四丈九竅百骸也不能爲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  
心爲主也故臣以爲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  
其效焉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所用其私者矣由  
此而言光武者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  
簡之際也元帝優游而業以寢衰者非他昧無爲之道於始終  
勞逸之間也二途俱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行則無所惑矣  
臣伏以駉策首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又曰上  
獲其益下輸其情未章則又曰與自朕躬無悼後害此誠陛下  
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勤、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敢不再  
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古先駉王之理也制於欲未  
萌而除害於未兆故靜、敗事動有成功自非駉王則異於是  
莫不以欲逞於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效之可

略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防  
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  
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餒而後食  
之人凍而後衣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  
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位祖宗新臨蒸庶承多  
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欲惜  
其時童慎於事既往者可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  
夫然則保邦常在於未危恭己常居於無過三五之道夫豈遠  
臣生也幸得爲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觀陛下非平之始斯則  
臣朝聞而名死足矣而况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乎今所以  
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微臣喜朝聞其夕死之  
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容易爲伏惟少聖意而

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策入第四等使監屋縣尉集賢校理  
劉蕢寶曆二年進士擢第博學善屬文尤精左氏春秋與朋友  
交好譚王霸大略耿介嫉惡言及世務慨然有澄清之志自元  
和末閹寺權盛握兵官橫制天下天子靡立由其可否干撓庶  
政當時因爲南北司愛惡相攻有同水人蕢草澤中居常憤惋  
文宗即位恭儉求理太和二年策試賢良曰臣聞古先哲王之  
理也玄默無爲端拱思道陶民心以居簡疑日用而不宰厚下  
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一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  
厲意盛德之所臻歸乎莫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究百爲滋  
熾風流寢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祇荷丕構奉若  
蕃訓不敢怠荒任賢揚厲膏衣肝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  
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所廣是

以人不率化氣或煙厄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壬九年  
之儲更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  
猾時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多情業列郡在  
乎頒條而干集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進巧或未衰俗垢風  
靡橫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  
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煩令於而鮮於  
理思所以究此繆墊致之治乎慈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  
司博延群彥佇落宿愴與臻治平子大夫識達古今明于康濟  
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庇明綱條之致紊  
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華於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施而理  
古可述何道而和氣克克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於夷吾輕重  
之權孰補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于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

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擇予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是時  
對策者百餘人所對止循常務唯黃切論黃門太橫將危宗社  
對曰臣誠不佞有經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  
之心無路而不得進但懷憤鬱思有特而一發耳常欲與庶人  
議於道商榷諍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詆言之罪無所  
悔焉况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太明垂照詢求過闕恣訪謨猷  
制詔中外舉能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  
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諱惡有司之所與奪  
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群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  
天下之幸也謹昧死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  
將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治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爲  
格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集有荷  
五橫而不敢荒寧奉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  
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且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太臣若曰  
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  
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  
浹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道之救  
災患在乎精神廣播植在示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穴食尚繁  
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墮業  
由學校之官廢列郡於禁由授任非人百淫巧由制工度不立  
伏以聖策所擇官濟理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  
也且進人以行枝葉安有難別乎防下以禮則耻格安有不形  
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階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  
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大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



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敢辨此之令見陛下恣訪之勤也遂小  
臣屏姦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俗之心則惠敷於下邪  
正之道分則理古可述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克至若夷吾之  
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  
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舞干且俱非太德之中庸未  
爲上聖之龜鏡何足以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  
存亡之變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格  
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臣  
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  
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  
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  
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

既始謹其始又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  
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太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  
循環之弊百爲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  
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出左右之職按進股肱  
之大臣若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  
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  
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邪  
或萬機之勤聖慮有所未至邪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也臣以  
爲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  
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  
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兆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  
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餘載其間明主相因擾亂繼

作未有不委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微烈者也或一日不  
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取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  
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言之帝略矣其所未盡者臣得  
爲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  
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  
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閔殺吳子餘祭譏其踈遠  
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  
春秋繼故之誠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  
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  
居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勢近臣六人總天下大政外  
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  
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惟懼臣恐曹鄴侯覽復

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  
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以正其始故曰  
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  
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脩將相之職  
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臣勤按春秋王禮子殺邵伯  
毛伯春秋之義兩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夫天  
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  
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  
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師者以其  
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  
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  
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

內之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連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  
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夫臣謹按春  
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者以其漏言言襄公不能顧  
險重之戒處所以反戕賊之禍春秋非之夫工漏其情則下不  
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亂之文易有殺  
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敢爲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  
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之而必不行必  
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以重姦臣之威是以款盡其言則  
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俟陛下  
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  
時賢相舊德老臣訪特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拔亂之術而塞陰  
邪之路屏褻猥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  
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治其始  
當正其終則可以履奉典暮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肝食之  
憂矣臣前所謂若夫追縱三五紹復祖宗鑒前古之興亡明當  
時之成敗臣聞堯禹之爲君而天下之人理者以其能任九官  
四嶽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  
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兇在朝雖彊必誅考其安危在  
其取捨至秦之二代漢之元成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禹  
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大  
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諂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  
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朝堂無賢相  
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自致爲王臣致  
時爲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邪人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

賢其惡如四鬼其讎如趙高其毒如恭顯陛下又何爲而不去  
之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失於  
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  
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  
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枉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  
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決  
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百  
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者梁自亡也是以其思慮昏  
而耳目塞下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  
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  
百姓也敬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  
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

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命仁茲者親之視之如母傳焉乳母  
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  
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倖分曹連署補除卒吏召吏賓客因其  
貨氣賄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無濟惠之政而有饕餮  
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  
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流散饑者不得養加以國  
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法寃痛之  
聲上達九天入于九泉鬼神發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之萬里  
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興  
起瓦解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恐  
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起于漢故臣所以爲陛  
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耳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

而知之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  
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始制  
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指甚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究  
日疆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  
下御宇憂勤北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  
復生于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能  
揚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  
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佞無所聽焉選清  
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尊之以  
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人蘇息則心無  
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者  
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尊人脩己也人則不勸而自至尊人也則

人瞻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  
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  
也求其聲而不得其實故人之不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  
願覈考課之實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利息矣臣前所謂豪猾檢  
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齊桓公盟諸侯不  
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一明天子之率奉王官之法  
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  
之所制也法宜書二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  
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律破于中  
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  
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  
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又邦家或過禍亂

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居闕歲則橐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備復古制不靡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六軍不立兵事止於養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并嫉文吏如仇繼足一陷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不暴足以侵暴里閭羈絏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豐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身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以達于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疆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

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必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佐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佐時則因本而守法賢不仕則重賞不足以勤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洽於朝廷愛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于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太壽也夫欲人之壽在乎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

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于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早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者僖公七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卹人之志也魯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故僖致精誠而早不害物文無卹問而早則成災矣陛下誠能有卹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植在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宰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勤於食則百事廢今則食與力人皆歎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宰蓄本乎穴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權于齊春秋譏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墮之人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

蔡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身而後其行故庶官無通經文學諸生無備業之心夫臣前所謂列郡于禁由授任非其大者臣以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憂疆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治無人之術者不當授任此官則絕于禁之患夫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夫臣前所謂辨枝葉者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耻格形者尊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墮游者已備之於前夫臣前所謂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

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群彥陛下必納其言造願廷  
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爲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  
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者苟知社稷之危哀生人  
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之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  
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  
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誅於權臣之  
手臣幸得從四子于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  
後將孰爲啓之哉至于人主之闕政教之庇前日之弊臣既言  
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太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  
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  
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堯以教人  
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

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於仁壽可以道遙無爲端拱成化至若  
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  
擇將相而任之使脩分閭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  
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養惠  
之術自然言足爲天下教行足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  
禁非又何宵衣旰食勞神愴慮然後以致其理哉是歲在散騎  
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鮪庫部郎中寵嚴爲考策官三人者特  
之文士也覩黃條對歎服嗟挹以爲漢之晁錯無以過之言論  
激切士林感動時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當途考官不敢留  
黃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之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  
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彌之以避黃門之  
怨唯登科人李邵謂人曰劉黃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



所授官讓黃事雖不行人士多之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四十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五十

貢舉部十二

應舉

觀國之光著乎大易之象有道則見垂諸素王之說故策名筮仕起家從政乃士子之常道也粵自漢氏勃興儒術大盛懸科以取士下詔以徵賢暨魏晉而下至五代風流靡絕條目非一繇是立國特起之秀巖石高卧之伍或文足以經國或學足以待問或力繕自給或篤行無改或究陰陽之變或窮政教之弊莫不袞然克賦卓爾在庭第之甲科縻之好爵也者已

漢董舒仲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對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年

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

倪寬千乘也治尚書以射策為掌故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夫子嚴也或言族家子也亦云夫子也

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為中大夫

王吉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後遷雲陽令舉賢良為

昌邑中尉

駿吉子也以孝廉為郎

貢禹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

為河南令

龔勝楚人也好學明經為郡吏三舉孝廉以楚王國人不得宿

衛補吏再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迺去州舉茂為重泉令

鮑宣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

孝廉為郎

翟方進經學明習以射策甲科為郎

杜鄴少孤其母張敬女鄴壯從敬子去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

為郎

何武蜀郡郫縣人也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又光

祿勲舉四行遷為鄴令

王嘉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戶止也嘉掌守

者而失闌也光祿勲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復察廉長陵

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對政事得失超遷大中大夫

師丹一詩事康衡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博士免建始中州舉

茂林復補博士

召信臣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為郎

後漢王方中牟名士也魯恭爲中牟令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  
恭薦方章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其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位中  
魯丕恭帝也章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不特  
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爲議郎

魏霸濟陰句陽人也句音建初中舉孝廉

常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爲郎中

譙玄已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成帝永始二年有日

蝕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

策高第拜議郎

李業習魯詩師博士許冕平帝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

袁安祖父祖習孟氏平陽帝時舉明經爲太子舍人安少傳良

學爲人嚴重後舉孝廉陰平長

蔡茂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  
郎遷侍中

景丹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丹以言語爲固

德侯相

馮豹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麗音力舉孝廉拜尚書郎

申屠剛質性方直舉賢良方正時王莽專朝罷歸田里

鄧壽善文帝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王堂廣漢郫人也初舉光祿茂才遷穀城令

蘇章少傳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

陸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

臧旻舉爲茂才除高城令

鄭弘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鄉嗇夫大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

之召署郵舉孝廉

桓彬字彥林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

徐防祖父宣為講學大夫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

張敏河間鄭人也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

胡廣字伯始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胡劉焉江夏竟陵人也以宗室拜郎中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

袁術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後頗折節舉孝廉緊遷至河南

王渙廣漢鄭人也初為太守陳罷功曹舉茂才除溫令第五訪京兆長陵人也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

劉矩沛國蕭人也少有高節舉孝廉稍遷雅丘令

劉寵東萊牟平人也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

陽球漁陽泉州人也性嚴厲好申韓之學初舉孝廉補尚書郎

張興穎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舉孝廉為郎

戴憑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

周防汝南汝陽人也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州古文尚書經明舉

孝廉拜郎中

杜根穎川定陵人也性方實好絞直也絞急永初元年舉孝廉為

郎中

劉陶穎川穎陰人也陶為人居簡不脩小節舉孝廉除順陽長

李雲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

謝弼中直方正為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其

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皆除郎中

蓋勲燉煌廣至人也家世三千石初舉孝廉為漢陽太守

臧洪廣陵射陵人也體貌魁梧有異志舉孝廉補郎丘長

左雄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周舉汝南汝陽人也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舉茂才為平丘令

陳龜上黨法氏人也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

崔瑗早孤銳志好學初辟車騎將軍閭顯府被斥後舉茂才遷

及今 崔寔瑗之子也少沈靜好典籍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

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除為郎

王龔山陽高平人也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

龔子暢少以清實為稱大將軍梁商特辟茂才四遷尚書令

陳球淮浦人也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

包威會稽西阿人也習魯詩論語舉孝廉為郎中

楊仁巴郡閬中人也習韓詩靜居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

郎

董鈞捷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官建武

中舉孝廉避司徒府

張玄河內江陽人也少習春秋初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

丞後去官舉孝廉除為郎

許慎汝南召陵人也少博學經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汶

長

李業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舉明經除為郎

劉茂太原晉陽人也能習禮經哀帝特察孝廉遷五原屬國侯

建武中拜議郎後拜侍郎

周嘉汝南安城人也仕郡爲主簿後太守寇恂爲孝廉拜爲尚書侍郎

范式山陽金鄉人也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

尹勲河南鞏人也宗族名居貴位者而勲獨持清操不以地熱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

蔡衍汝南項人也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羊陔太山梁甫人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辟太尉李周府

陳翔汝南邵陵人也少知名善夾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

苑康勃海董舍人也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

穎陰令

劉儒東郡陽平人也郭林宗常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

賈彪穎川定陵人也志節慷慨其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

荀彧穎川穎陰人也少有才名中平六年舉孝廉再遷亢父令荀淑彧子也幼而好學耽思經書太常趙典舉彧至孝拜郎中

荀爽淑子也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

杜橋河內林慮人也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

吳祐陳留長垣也人常物承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後舉孝廉延篤南陽犍人也博通經傳及百姓之言能著文章舉孝廉爲

平陽侯相

張奐敦煌酒泉人也辟大將軍梁冀府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

段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少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

陳蕃汝南平輿人也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

劉淑河間樂成人也少好學明經五司徒种嵩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與疾詣京師淑不得已而

赴洛陽對策為天下第一

李膺潁川襄諸人也性簡亢無所交接初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

范滂汝南征菟人也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

李法博通群書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

應邵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

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

馬融以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

策拜議郎續漢書曰融對策于此官端門

戴封為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有志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

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

高彪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中郎

羊陟家世冠族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

王堂字敬敬伯廣漢郫人也初舉光祿茂才光祿舉之為茂才也

孔昱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錮禁

蘇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檀敷大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宜再遷議郎

皇甫嵩安定朝郡人好讀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才

陳重豫章宜春人也少異同郡雷議為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議前後十餘通詔不聽議明年舉孝廉重其俱在郎署

趙苞甘陸東武城人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

謝夷吾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舉孝廉為壽張令

李邵漢中南鄭人也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初為戶曹吏舉孝廉

五遷尚書令

公沙穆北海膠東人也習韓詩公羊春秋舉孝廉以高第為主

事遷繒令

單颺山陽湖陵人也善明天官算術舉孝廉稍遷大史令

韓說會稽山陽人也博通五經舉孝廉

魏公孫瓚遼西允人也以孝廉為郎

陶謙字恭祖少好學為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廬令

公孫度遼東襄平人也舉有道除尚書郎

賈詡武威姑藏人察孝廉為郎

張承河內脩武人也以方正徵拜議郎

鍾繇潁川長社人也舉孝廉除尚書郎

華歆平原高唐人也舉孝廉除郎中

張既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後歷石職舉茂才除新

豐令

溫恢太原祁人也舉孝廉為廩丘長

賈逵河東襄陵人也初為郡吏後舉茂才除灑池令



桓階長臨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  
楊阜天水冀人也初爲安定長吏刺史常康辟阜爲別駕察孝  
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

管輅平原人也正始九年舉秀才

蜀許靖汝南平輿人也太守劉翊舉靖計史察孝廉除尚書郎  
典選舉

張裔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陟史

漢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

將琬零陵湘鄉人也爲丞相府東曹掾茂遷才爲參軍

張翼犍爲武陽人也先主領益州牧翼爲書佐建安末舉孝廉

爲江陽長

王嗣犍爲資中人也舉孝廉稍遷西安園督

吳劉繇東萊牟平人也舉孝廉爲郎

士燮蒼梧廣信人也少游學京師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

郎公事免官父死喪闋後茂才除令

孫翊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辟

黃蓋零陵泉陵人也初爲郡吏察孝廉辟公府

闕澤會稽山陰人也寬亮覽群籍通歷數察孝廉除錢塘長

賀齊會稽山陰人也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爲永寧長

晉王祥琅邪臨沂人初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後舉秀才除

溫令

唐彬魯國鄆人也初爲郡功曹舉孝廉辟主簿

山濤河內懷人也始爲郡功曹舉孝廉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

南從事

劉毅東萊掖人也初僑居平陽太守杜忠請為功曹魏末本郡  
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

侯吏光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舉孝廉州辟別駕

傅玄北地泥陽人也博學善屬文州舉秀才除郎中

王接河東倚人也初為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除郎中

卻詵濟陰單父人也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

立舉詵應選以對上第拜議郎

夏侯湛譙國人譙也少為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

郎中

潘岳東陽中牟人也早辟司空太辟府秀才

江彪陳留國人也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為參軍

周玘義興陽羨人也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秀才玘第禮少以

豪右自處察孝廉除郎中

周訪汝南安城人也察孝廉除郎中

孫抃樂安人也少自脩立察孝廉遷黃門侍郎

李含隴西狄道人也僑居始平兩郡並舉孝廉為州別駕舉秀

才薦之公府

索靖敦煌人也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

索綝靖子也少有逸群之量舉孝廉除郎中

溫嶠初為都官從事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閣祭酒

紀瞻丹陽秣陵人也舉秀才州人舉寒素太司馬辟東閣祭酒

賀循會稽山陰人也刺史稽喜舉秀才除湯羨令

薛兼丹陽人也察河南孝廉辟公府除北陽相

戴若思廣陵人也舉孝廉入洛辟趙王倫府若思子邈少好學

尤精漢史弱冠舉秀才遷太子洗馬

甘卓丹楊人也初爲郡功曹察孝廉舉秀才爲吳王常侍

鍾雅穎川長社人也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

熊遠豫章南昌人也初爲州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

張憑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官至御史中丞

虞潭會稽餘姚人也清身有檢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太司

馬齊王同請爲祭酒

顧衆吳郡吳人也初州辟主簿舉秀才後元帝爲鎮東將軍命

爲參軍

陸暉吳郡吳人也察孝廉後元帝鎮江左辟爲祭酒

陸納少有清操身屬絕俗初辟鎮軍大將軍

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大原王怒引爲建威長史

丁潭會稽山陰人也初爲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

陳壽邑西安漢人也舉孝廉佐著作郎

虞溥高平昌邑人也郡察孝廉除郎中

江灌以知名州辟主簿舉秀才爲治中

稽含好學能屬文初爲楚王璠掃璠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

魯芝扶風郿人也初州辟別駕舉孝廉除郎中

杜軫蜀郡成都人也察孝廉除建寧令

竇允始平人也初爲郡主簿察孝廉除浩豐長

潘京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後舉秀才歷巴丘郡陵泉

陵三令

范平吳郡錢塘人也吳特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

文立巴郡臨江人也初仕蜀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

崔遊上黨人也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

曹毗譙國人也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

汜騰敦煌人也舉廉除郎中

任旭臨海章安人也初舉郡功曹尋孝廉爲除郎中

張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受士以秀才除郎中

宋顧愿字子恭好學有文辭於世人明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

孔靖會稽山陰人也始察郡孝廉爲功曹史

何偃廬江潯人也州辟議曹從事其秀才除中軍參軍

孔覲會稽山陰人也好讀書早知名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

齊王延之琅琊臨沂人也少而靜然不交人事舉秀才比郎中

法曹參軍

張緒吳郡吳人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建平王護軍主簿

沈冲吳興武康人也爲西陽王撫軍法曹參軍尋舉秀才還爲

撫軍正佐

劉瓛沛國相人也初州辟祭酒主簿舉秀才後爲秘書郎

劉璉瓛弟也舉秀才建平王景素辟征北主簿

陸慧曉吳郡人也舉秀才除衛尉史

王融博涉有文才舉秀才除晉安王南中郎

袁彖陳郡夏陽人也舉秀才後除安成王征虜參軍主簿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舉秀才爲主簿

檀超高平金鄉人也舉秀才除宣威府參軍

江巨源蘭陵人也少舉丹楊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太明五年

勅助徐爰撰國史

陸厥吳郡人州舉秀才王晏傳主簿

劉善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宋孝武見其對策強直甚異之

梁王琳份子也舉南徐州秀才釋褐征虜建安王法曹

蕭琛蘭陵人也初王儉爲丹楊尹辟爲主簿舉爲南徐州秀才

累遷司徒記室

丘遲吳興烏程人也初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

蕭洽字宏稱幼敏悟善屬文齊永明中爲國子生舉明經起家

著作仇即

任昉舉兖州秀才拜太常博士

宗史少勤學有局幹弱冠舉郢州秀才

江淹起家南徐州從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王

國左常侍

王褒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

劉潛字孝儀舉秀才起家鎮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

王規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簿起家秘書郎

何照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

賀瑒爲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

王承字安期僕射曠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

高第

劉毅字仲寶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

鍾嶸穎川長社人也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

周興嗣陳項人也本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

陸雲公吳郡人也州舉秀才累遷湘東王行參軍

顧憲之吳郡吳人也未弱冠辟議曹從事舉秀才累遷太子舍

人度華新野人也弱冠爲州迎主簿舉秀才累遷安西主簿  
陸倕吳郡吳人也舉秀才竟陵王子良辟議曹從事

裴邃河東聞喜人也舉秀才對策高第奉朝請

顧協吳郡吳人也爲太學博士秀才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  
以來未有此件遷安成王國左常侍

伏挺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爲當時第一

陳孔 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

褚翔初爲國子生舉高第

後魏李同執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

酈宣秀才射策高第爲奉朝議

李祥字元吉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

士鄭羲字幼麟文學頗優弱冠舉秀才

鄭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高第

崔士元舉茂才平州錄事參軍

崔挺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

韓顯崇有才學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

宋世昌少自脩立尤精經義舉秀才對策上帝拜國子助教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秀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

太學博士著作佐郎

邢臧字子良河間人光祿光卿虬長孫也幼孤早立操尚博學

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問策五條考上第爲大學博

士裴敬憲少有志行學博才清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

高第除大學博士

郭祚以文章尺牘見稱於世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有名理頗以  
文詞見稱察孝廉對策上第高祖授爲主書

裴延壽涉獵憤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

裴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

崔勵太將軍光之長子也器業才行最有父風舉秀才授中軍

彭城王參軍

楊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舉秀才射策高第

裴他少治春秋杜氏毛氏周易並舉其宗致舉秀才以高第除

中書博士

馮元興年三十三教授常數百人初察孝廉對策高第舉秀才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

北齊裴讓之少好學有大俊辯早得聲譽魏天下才舉秀才對

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

劉宗字藝樂陵平昌人和謹頗有學業舉秀才稍遷滄州治

中盧文偉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二十八始舉秀才除

本州北平府長流參軍

後周辛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

辛慶之少以文學徵諸洛陽對策第一除秘書郎

杜唐正倫相州洹水人也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

擢第隋代舉秀才摠十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常州刺史玄道族孫少舉進士累補大原

尉

張柬之則天永昌元年以賢良徵試同時策者千餘人柬之獨  
爲天下第一擢拜監察御史

姚崇爲孝 皇帝挽卽應制下筆成章拔舉濮州司倉  
馬懷素應文學優贍科舉及等拜郿尉

鄭愔常以言行聞轉桃林丞又舉賢良玄宗時在春宮親問國  
政愔對策第一擢授左補闕尋判主爵負外郎

張鷟應下筆成章及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科薦凡應八舉皆  
登甲科

崔圓少孤貧志尚閑博好讀兵書有經濟宇宙之心開元中詔  
搜訪遺逸圓以鈐謀射策甲科授執戟

蕭昕河南人少補崇文進士開元十九年首舉博學宏詞授陽  
武主簿天寶初舉宏詞授壽安尉

崔明允天寶元年應大詞秀逸舉明允等二十人儒學博通劉  
恣等八人軍謀越衆令孤朝等七人並登科各依資授官

元載自幼嗜學好屬文性敏惠博覽經史子學道書家貧徒步  
隨鄉賦累上不升第天寔初玄宗奉道教下詔搜求明老莊文  
列四經學者載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縣尉

韓休早有詞學應制舉授虞鄉尉

楊綰舉進士詞補太學正字玄宗朝徵賢良有司以綰赴詔策  
中甲科超授右拾遺

歸崇敬爲四門博士天寶末對策高第授右拾遺

于邵天寶中舉進士歲中以書判超絕流輩授宗文館校書

李季卿肅宗朝工部侍郎適之子也弱冠舉明經頗工詞應  
博學宏詞科升第再遷京兆府郿縣尉

裴佖字弘正侍中右僕射耀卿之孫吏部郎中綜之子幼能屬  
文弱冠舉進士補校書郎



姚南仲華州下邳人也乾元中應制登科授太子校書

禮贊好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人傳之位給事中

陸贄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

馮伉少有經學代宗大曆初登五經秀才科授秘書郎建中四

年又登博學三史科

索夏卿字雲客少習文學太曆中其弟正卿應制舉中時策入

高第授高陵主簿

崔元翰初舉進士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皆中甲科

郭子儀以武舉補左衛長史累以武藝登科為諸軍使

吳通玄德宗建中初舉以文詞清麗授同州司戶

奚陟少好讀書舉進士昇第建中元年制舉大詞清麗授引文

館校書

路泌字安期陽平人博涉經史傳工為五言詩性端亮寡言以

孝悌聞於宗族建中末以長安尉徙調其李溢常綬等書判同

居高第

裴均字弘中河東聞喜人也宰相裴居道七代孫均弱冠舉進

士貞元中詔選賢良極諫士均對策第一授美原縣尉

柳公綽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秘書省校

書郎貞元元年也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

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

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器韻弘邪弱冠舉進士禮部侍郎潘淡

日為國器擢居上第

羅讓字景宣父珣官至京兆尹讓少以文學知名舉進士應詔

對策高第為咸陽尉

辛秘隴西人文嗜學累登五經開元禮科

鄭亞祖父三世並登進士第亞字子允憲宗元年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內連中三科

龐嚴起寒微舉進士穆宗長慶初元積李紳爲翰林學士嚴應判考策入第三等仍爲之首

鄭畋亞子也年十八登進士第釋褐汴州節度推官得秘書省校書郎二十二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直館事

令狐滈綯子也綯爲河中尹宣宗太中十三年綯以其子滈求應進士舉表曰臣有滈爰自孩提便從訓教至於詞藝頗及輩

流會昌二年臣任戶部員外郎日即應舉太中二年猶未成名臣自湖州刺史蒙先下擢授考功郎知制誥轉翰林學士累叨

寵澤遠忝樞衡事体有防因令罷舉自當靡絕十九年每遣退

藏更令勤勵竊以祿位逾分齒髮已衰男滈年過長成未盡一

第犬馬私實切憫傷臣三年來頻乞罷免每年其男取得文解

意望總離中書郎却令赴舉昨蒙恩詔許寵近藩藩伏緣已逼

禮部試期便令就試至於臨時其奪即在省司固不敢輒有干

撓但以初離機務合具上聞臣近十延英奉辭輒擬面對伏以

變生方切深識至難伏冀睿慈察臣丹懇勅曰令狐滈多時舉

人極有文章流輩所許合得科名此以父綯職在樞衡避嫌不

赴今因出鎮却就舉場况諧同規合試至藝宜令主司准太中

六年勅考試只在至公如涉徇私情自有刑典從今已後但依

常例放榜本司取士實在得人去留之間唯理所在

張衍字玄用河南尹魏王宗奭之猶子也其父死於丘間衍讀

書爲儒始以經學就舉不中選時諫議大夫鄭徽退居洛陽以  
女妻之令應詞科不數上登第

後唐李愚初唐末避難東歸洛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古在平  
泉舊墅愚往彼馬子弟親採招負新以給朝夕未嘗干人故以  
師薛廷珪掌貢籍之歲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授河南府參軍  
馬編少嗜學學以明經及第登拔萃科

李琪天復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辟轉運巡官

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五十

